

佛說濡首菩薩無上清淨分衛經卷下 翔五

劉宋沙門翔公於南海郡譯

時龍首菩薩謂濡首曰去矣族姓子東行分衛答曰龍首其幻化野馬寧有東西南北方乎曰吾於仁前尚不能言況敢所說何則然者以其諸辯從尊所聞仁即應順如法發遣一一解散而無罣礙故吾無辭莫知所對曰夫達者都無言取況於乃復有所說乎是者諸法之無由矣曰何謂為諸法之無答曰龍首無所無者斯諸法無是諸法要以此之慧乃能通彼衆音聲耳無所宣布乃為要義是豈非至要義說哉曰此續在想行也曰何所行應離諸想答曰龍首菩薩不於色痛想行識界有想又於法本亦無所行其本無者亦無所行以是之行得離諸想說是深邃微妙

法時五千菩薩遠致此慧二千天人發菩薩心時龍首曰吾將退矣以童真非我侶故濡首報曰吾無去來亦非有侶亦無所俱何則然者以道無侶故亦不想念與諸法侶又亦不與欲行為侶於本無法亦不見而有其侶復與所俱又本無者都不言有吾我性有人壽命及身養育法人物言說識覺所倚著及其所作行趣之事諸法之本本無如此當與其誰而為侶俱耶其有侶者是欲侶俱也譬如龍首有明達人而念言曰如來所化幻士所化如是此化等一無異化而斯人化各各言曰吾與汝侶汝與我俱於仁龍首意云何其此人化為有侶無答濡首曰化無侶也所以者何用化本無無所有無形像不可得故曰如是龍首於其生死都亦無侶亦無所俱

其有侶俱斯則有別若起侶想是便與欲俱明達菩薩當解侶想何則然者以其諸法如幻如化無侶不侶斯哉諸法恍惚無信若夢影響所有如空想識無安無處無持無意無念無所有已離諸念於念無念應本無念曰

翔五

二

濡首仁爲曾與幻士化人對共語言行來坐起又共談會有所思惟不濡首答曰不見也龍首曰幻士何像貌曰其幻者似人像貌幻之化像亦復若此合同像耳所以者何如其幻化亦不彼脫亦不此脫幻化亦不與仁而異仁亦不與幻化有異仁便幻化如幻化者以幻化法而問幻事諸法亦爾又問濡首仁爲自曾與幻化復共坐起有所言談交遊講會相對住不曰云何龍首幻士及化與欲有異耶至於吾我及人壽命養育之法有異乎

吾以此幻化之說欲試問仁知大士於斯有異辯才當敷何法也曰仁如所試爲欲試虛空之幻化法耳仁便念幻化爲有想也幻者本無無想無念亦無形像亦無所有已離衆念濡首曰若此龍首法亦如幻幻化本空其空無像亦不可見曰濡首諸法無像不可見乎如仁所言一切菩薩摩訶薩等當云何受其封拜得成無上正真道意爲誰知度受封拜者濡首答曰云何龍首曾行山中爲聞響聲於山中爲有響聲出不乎其聲爲有所住處不以何耳識聞其聲耶彼聲爲有所說不寧有受持響聲者耶又復誰共聞響聲者龍首菩薩答曰無也濡首曰如此若菩薩解諸法若如響空者則一切諸音聲如響離彼衆聲其諸菩薩以此封拜於無上正真之道於

翔五

三

斯亦無受封蒞者十方諸來大菩薩衆咸聞
濡首童真所說莫不喜踊歎歌無量爾時龍
首謂濡首曰宜時偕行入城分衛念其日時
得無過耶答曰龍首諸法無過亦不有時其
處于想行之者彼則有時不時之想耳明達

菩薩於本了無解空法者豈有其時不時言
哉凡諸餘法有時不時無時非時乃應無上
如佛法律矣其在筭數計時節者斯則有過
時之想如諸世尊賢聖子常自飽足以道智
慧慧無想識於想無想行無諸作亦無想念
無念不念以此智慧而常飽足世尊聖衆都
無食念亦不復想有食之事其如此食而爲
食者是謂賢聖應無雜食若永服食如此食
者是則長演甘露法食者彼以此食用之爲
力能住身命至於一劫復過一劫所以者何

其如此者彼已覺了諸法法之行故都無想
念解空清淨曉了如此是不復有求食之識
如其凡夫未達者也又諸如來無上正覺及
普世賢聖之等有仁慈喜護之心惠施仁
愛愍念衆生使興於世耳唯欲濟度五道勤
苦故現入郡國縣邑聚落行受分衛而彼衆
聖已離諸食不食於食唯以慧解諸定正受
爲常充足其於離食而續食者斯受流轉便
數生死用是之故諸佛世尊以於諸食而悉
明了都無復雜食之想慷慨喟然安和住身
能如恒沙復過是數從如發意永常無復諸
飢渴雜想念也至在佛樹明星出時從始所
可受食者彼因此食其於正士及大丈夫英
雄龍猛又至師子諸調儒夫及衆華孚正士
秀異種種蓮華男子無上丈夫法御天人師

應所當得應所明了應所覺達悉已了而具足等於一像合會智慧得成無上正真道意也以是龍首一切菩薩普諸如來及賢聖等唯以此食升致無上正真覺道便能住壽如恒沙劫又能踰此復倍無數而諸如來永無其勞所以者何以其應於無想食故無念不念無合不合亦不想念賢聖之行恒便隨順出諸香氣自然清淨無想無念無諸標窟亦無戲行本空自淨如是龍首菩薩摩訶薩當作此食乃應法食龍首答曰善哉善哉濡首所說法之微妙吾已飽足於是上食但聞此法食之要說便為已甚具足矣況其長食無雜食者豈當復食思欲食哉云何龍首虛空之體寧當有雜食之食又言飽足乎對曰濡首空無所有也又曰龍首為能飽足幻士所

化不答曰不也云何龍首寧可以食飽足中現像耶答曰不也又曰龍首夫大海者寧復飽於眾流乎答曰不也濡首復曰如是龍首諸法無厭若如虛空而仁向言有飽想乎諸法如空無想無願無起無行亦無所作無所造永然無欲以定以脫無色無像無堅無固了如虛空都無所持諸法如此云何而起有飽想耶龍首又曰若是濡首有此行者一切不復食於食手而仁說食本空耶濡首曰若此龍首則一切眾生而無食也譬如龍首世尊化作恒河沙人以食餒諸化人云何族姓子彼諸化人以何為食寧復有食者不乎答曰化者無想不識無所有亦復無食何況言當有食者耶若此龍首一切諸法有見無見如幻化也普諸眾生而不解此以其不解便

即流轉受生死矣於中觀之亦無所有亦無所得亦無流轉解生死無如本無者則一切無受亦無生死不曉本空便有生死其生死者亦無生死於其生死亦無所受亦無所得何生死法者乎答曰濡首斯言甚善宜知其時可共行矣還於祇樹給孤獨園吾諸飢渴永爲已斷答曰龍首譬如幻士所可化人而化人言吾飢渴斷寧爲飢野馬法耶如是龍首一切若此其諸法者皆如野馬解此乃解而族姓子言吾飢渴以爲斷乎當食斯食如諸法食不斷無壞亦無飢渴一切諸法本已飽足何以故彼諸凡夫下士不了其本則作此言吾飢我渴又言飽足如諸賢聖解諸法本彼無飢渴亦無想足解諸飢渴亦無生死亦無戲行亦無想念彼已無動亦無倚著諸

法已脫本無著故龍首又曰如仁濡首諸所可說彼之要言但說法界也濡首復謂龍首曰其法界者亦無說不說亦無言趣無屈無伸所以者何如是龍首法界無所有言者無說亦不所說亦無戲行無所著無合偶彼無想念亦不有念亦無所起亦無滅行譬如龍首虛空之界無想無念無起無滅諸法亦爾同如虛空其本相空本不可得亦不可知其相如是亦不可得有能得其相彼諸如來般泥洹者亦當可得若此龍首一切諸法都無處所無色無像亦不可見以是之故恒河沙諸如來般泥洹者其於法中亦復無般泥洹者亦無地水火風界而般泥洹亦無空界亦無識界般泥洹者泥洹如是於泥洹中亦無泥洹若諸法有泥洹想者則虛空界有泥洹

想耶所以者何以其諸法本定而空諸法靜寂而復寂於此凡夫下士之類起有泥洹想念者因便有吾言我有受有吾我受有壽命受有人物受有想識共來解真無法者即起是想想念泥洹以此故而不得脫便生老病

辨五

七

死取要言之十二因緣至於大苦衆患集會爲彼之故言有泥洹爲諸有二想行者以其不解諸法本無已不曉了不覺悟故與諸如來諸佛世尊明解深入權行菩薩宿樹衆善立不退轉積累功德有大威神爲極唱導無上大師與如是等菩薩摩訶薩行而違反起有諍想又與聲聞緣覺之衆與其相違而起忿諍與彼諍故當受大罪以其諍故長流生死當歸不淨極臭處矣一切衆聖永所不歎諸上明達所可遠離譬如族姓子有城郭若

復聚落去其不遠積衆臭穢於其彼處人衆趣徃晝夜不息遂增汙穢不淨臭處不潔之物也諸愚凡夫處于五道起滅無竟衆想無斷廣其生死如彼增臭也以其不明又不曉了不解其元不達本無霧籠茂盛癡冥積故廣受流轉增長生死五道之趣或生地獄或即餓鬼復歸畜生或天或人神變無常五道勤苦災患顛倒痛癢瘡楚衆惱之元諸苦所由遂增臭穢流不淨氣使彼明達賢聖之衆乃以爲滅所共貪疾又諸慧士所可遠離用是雜垢長不解脫復使斯類是趣其生是歸有老生老苦極憂惱萬端是致病死殃禍追之善則榮樂福祐惡則禍隨以要言之患變益集至甚痛熱衆苦合會而彼以故不脫生死但由未了其本無故長受生死如其增臭

也龍首復謂濡首曰云何濡首得了其本曰以無心想以寂寞行以趣靜定向入清淨其住是者則曉其本曰云何濡首何謂爲幻之寂寞曰其解了如幻者此則幻之寂寞清淨也爾時者年須菩提至濡首所觀其大衆即而問曰諸正士等普來會此爲何講乎答曰賢者吾於諸言都無所說又賢者寧聞諸幻人有所說不山中之響夢影野馬爲有言談耶復聞有其說者不平又賢者如來所化寧有耳聲其聲復有聞者不爲有識若受持語言名字句說者不答曰不也時須菩提燿然於所坐恍惚之間寂而滅定時舍利弗詣濡首所觀其普衆大會之場率多菩薩咸聽濡首所講之說見須菩提在于彼坐寂而滅定問濡首曰此賢者爲何志故居斯便滅定曰

舍利弗是須菩提雖滅定不與法而有其諍如是賢者此以無諍行無住無著無標無處過諸窟法而三摩越時須菩提作是滅定從定寤起而向世尊即偏袒右肩又手跪作是言自歸諸佛無上覺者其有顯演如是深遠

微妙法像難見之文不可議說已斷所著等離諸想已得寂安其不退轉大士等及諸初發意菩薩遠聞如此勸發之說豈不快哉濡首又謂須菩提曰不於此法有說有勸有彼所向也何則然者以諸法無勸無說無談無識又此要義無言無語無住無勸無去無來無坐無卧無倚無處亦無所有所以者何是諸法本空無所有其本不可得故曰何謂濡首其本行法曰惟賢者諸法無行是行之要當作是行曉行是行乃爲至行也若此可共

都行求食曰濡首吾不復入於聚落分衛所以者何逮聞是要已離聚落亦離城想亦離色想以要言之亦離聲香味細滑法想都離諸想而無想念曰唯須菩提如此離其想行者所是云何而進止乎云何濡首何謂如來所化色痛想行識以何識法如來所現化化以何想而有進止有所瞻視復有屈伸乎曰善哉善哉須菩提如世尊所歎仁爲最曉空閑行者濡首又曰唯須菩提可共詣佛禮事供養濡首重曰唯賢者吾以清淨食而請於仁時舍利弗謂濡首曰於何處所與吾等食爲當施設何等之食曰唯賢者其所食者亦不有食亦不無食又不吞食亦不色聲亦不香味亦不細滑其所食處不在欲界又不色界亦不無色不處三界亦不離其中是則諸

佛世尊食處舍利弗謂濡首曰善哉善哉如仁所說吾已飽足於時是無上食歎之名況其已食如此食者曰唯賢者其食不以肉眼內外見亦不天眼亦不慧眼處有所見其食如此乃應等食也爾時耆年須菩提及舍利弗并諸衆生聞是歎食之說即於其處寂而滅定時妙心謂濡首菩薩曰當以何食食須菩提舍利弗等爲以何食而三摩越曰以無漏食行無倚著食行無衆食以此行而行其作此食者不復於三界食於食也爾時賢者須菩提舍利弗從滅定寤各行分衛時須菩提入大長者家分衛其長者婦爲優婆夷見須菩提默然而住即謂賢者爲何之乎答曰姊來求分衛曰賢者仁續分衛想未止了耶曰姊吾從本際已了分衛想曰須菩提其本

際寧有了未了言從本際已了分衛想乎曰
姊如本際空末際亦空悉如本空優婆夷曰
若此賢者已悉空者奚爲復說了不了乎仁
便伸手當施卿分衛須菩提即自伸手曰賢
者是爲羅漢不了其本反取滅證者乎非須
菩提曰姊羅漢手無形不可見亦無屈伸譬
如幻士爲幻化人作此言何所是幻者手乎
復言可伸幻者手耶曰姊幻手爲可見不又
可伸乎答曰不也須菩提曰若此姊世尊說
一切諸法如幻本空若是賢者世尊說一切
空何爲賢者續求食時優婆夷未尋與須菩
提分衛重曰賢者可前鉢適當前鉢鉢忽然
不現時優婆夷以手索鉢鉢而無處手亦不
近於須菩提優婆夷曰善哉善哉此則無著
清淨之身應佛所歎空閑行者優婆夷適作

是言鉢即自出時須菩提便前授鉢優婆夷
取鉢盛滿飯授須菩提便謂之言賢者是爲
釋迦文佛所稱歎處閑居第一者鉢非曰姊
如佛所說空閑行者非有鉢矣曰如賢者空
閑行者非有鉢耶曰姊無也曰又賢者閑居
尚無鉢豈當復有受食緣乎曰賢者已記閑
居亦當無羅漢取滅證耶又賢者食此飯已
當了知食者如幻所食如化又如化人食於
幻者亦當如以野馬飲於渴者其食所食當
了如此明解是者乃應如來達三世本無分
衛之行也若賢者其起施念有想受者便造
有衆分數也已受數者則有二見以有二見
便與凡夫流轉五道生死同歸也時優婆夷
復謂須菩提又如賢者諸佛要法不但受食
及與施者當應了如幻如化爲本無爲無有

至於生死與泥洹法亦當曉了如夢幻化野馬影響如如本無於諸法亦悉當爾諸法清淨都無所有無施無受無戒無犯無忍無諍無進無懈無定無亂無慧無愚於一切法都無所有是行乃應世尊如法受食弟子行法

其如此解分衛行者則於三界無雜食之想亦復不處泥洹之樂也須菩提聞優婆夷所說即寂寞不知所言曰賢者泥洹爲寂耶豈無言而不對乎曰姊斯何言乃如此須菩提曰姊了幻法耶答曰賢者吾了諸法悉如幻化幻者及化亦皆本無無所有時須菩提便於所處忽而滅定欲知優婆夷志求何乘以爲其證勇辯乃爾敢師子吼明解幻法所說自恣而無罣礙盡力觀察處優婆夷爲阿那含曰姊已得阿那含乎優婆夷曰云何賢者

如來法本寧有阿那含行法乎又賢者法無形色亦復無求想像之跡無彼此識無中間行亦無所想無取無證亦無處所乃爲明了道之行耳向賢者云何處阿那含畢樂羅漢證法乎又賢者法無去來其有去來有所趣向有所有趣有起有滅有念有想皆墮凡夫流轉未解數也是時優婆夷忽於所處於須菩提前化于高廣大人交露之座普現感動光明相像顯轉無上阿惟越致法輪令普舍衛境界之內及十方土莫不聞見此之所興感變也爾時空中萬二千天聞彼所說悉逮一生補處舍衛國內志菩薩行者二萬八千人承宿衆德皆得不退轉十方之衆諸來大士其聞是說百億菩薩本得無從生法忍復聞是上要說即皆逮一生補處於是濡首龍

首菩薩并諸大士普來之衆及舍利弗須菩提等俱從舍衛國甫出城門燿然輕舉忽升虛空濡首菩薩揚身光威神煒煒照耀曄曄明影灼爍踰于日月普蔽餘光炳然晃昱乃徹窈冥如金翅王飛而行焉一切衆生莫不見者其所經由彼衆天人皆聞諸法如夢幻化野馬影響泡沫芭蕉之樹要言深邃像說各懷歡喜慈心相向一切天人但聞夢幻聲而化幻法於見無見亦不可得諸遠聞是像微妙說者合百千衆得不退轉時所經遊於其中間有長者子其名善意宿植德本亦聞濡首無上幻化之要說言并復覩見神影變化即發無上正真道意尋自誓願吾於來世得爲如來無上平等最正覺道時所現感動亦當如是濡首見彼族姓子有決清妙岐

嶷之質欲紹佛種乃發大志心存菩薩口誅誓願聲暢一切如師子吼即請善意而告之曰族姓子汝解諸法如幻化者必離劣乘聲聞緣覺之地也便當成致無上正真道意又當曉了諸法夢幻之妙法說悉爲無所有時

長者子跪而對曰蒙解諸法如幻如化濡首重以諸法要言勸發長者子長者子忻樂之心遂而踊躍時彼大姓心巨曠解遠致法忍八千天人發無上正真道意時五千天子在于虛空聞濡首勸進之說燿然心解遠得無

從生法樂之忍咸悉肅然恭敬之至已禮濡首忽升虛空各還本土是時濡首龍首菩薩舍利弗須菩提等還于祇樹給孤獨園俱詣世尊稽首佛足却坐一面龍首菩薩便從座起向佛叉手已濡首童真諸所講談法要之

也光明
 也金翅
 金翅式利切
 鳥名切
 泡沫
 沫音拋水
 沫音水漚
 沫也